

《宝日勒岱莫日根》与《江格尔传奇》文本比较研究

白图亚

摘要: 鄂温克人与布里亚特人曾世居贝加尔湖东岸,后迁徙至我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两族都拥有英雄故事叙事传统。通古斯鄂温克群众中英雄故事及口承叙事长诗至今以口头形式活态传承。学界以往研究因缺乏调查与著录,对鄂温克族有无史诗存在不同观点,但在持续研究中也未形成存有史诗的结论。通过对鄂温克人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与布里亚特人史诗《江格尔传奇》的语言、叙事情节的比较,可见两族史诗母题具有共同特征的同时独特性也较鲜明。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不仅蕴含众多狩猎史诗文化要素,还存续着多个鄂温克族特有的古老神话性母题。

关键词: 鄂温克族史诗 布里亚特《江格尔》 文本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995-0187(2023)04-0056-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巴尔虎、布里亚特、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族群史诗的发掘进程,鄂温克族是否有英雄史诗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早在1772—1774年间,德国学者约翰·戈特利布·乔治(Johann Gottlieb Georgi)在伏尔加河流域、中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从哈穆尼堪鄂温克人处记录了蒙古英雄史诗最早的文本。他是第一位记录并翻译、出版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学者。由于国内学界对鄂温克族史诗文本的挖掘、整理与翻译滞后,长期以来鄂温克族英雄史诗仅在其民族内部流传,在相对封闭且自洽空间中形成了在地化传承机制,但也因此未能形成可供外部学者们持续关注 and 深入研究的开放性研究机制。马名超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假设:“巴图孟和氏曾以蒙古文记下一部英雄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这部民间长诗原被确认为在布利亚特人中流传。现该记录人已纠正看法,认定其族属当为鄂温克人。如得确证,将填补该族一向并无长诗传播的空白。”^[2]在历经近40年的研究后,“鄂温克族有英雄史诗”的结论证明了马名超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一、《阿尔泰山一般魁梧的阿拜汗》《宝日勒岱莫日根》文本考证

莫·赛吉日玛在史诗文本集《英俊的巴塔爾》附录中回忆鄂温克族史诗讲述人及史诗文本记录人时讲到,鄂温克族史诗《阿尔泰山一般魁梧的阿拜汗》(1959)《宝日勒岱莫日根》(1979),由鄂温克族学者尼·巴图孟和根据其父亲莫·尼玛老人的布里亚特方言口述整理而成蒙古文书面文本。“莫·尼玛老人是贫苦的牧民。现年76岁(1982),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旗锡尼河东苏木哈日嘎那乡鄂温克族老牧民,生前深受群众爱戴。莫·尼玛老人自幼出身贫寒,成年后与孤苦的森德玛结合并养育子女,解放前夫妇二人曾以为布里亚特富户及俄侨放牧为生。”^[3]莫·尼玛老人是莫·赛吉日玛的岳父。史诗《阿尔泰山一般魁梧的阿拜汗》是尼·巴图孟和1959年攻读内蒙古师范学院硕士学位期间,由其父亲口述,他记录整理的书面文本。1963年曾交到出版社等待出版。“文本提交后,遇十年动乱,文本遭遇遗失。巴图孟

作者简介: 白图亚,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科研管理处副研究员。

和同志也死里逃生回到了故乡，时常惦念遗失的文本。1978年，尼·巴图孟和的好友，就职于内蒙古蒙古文学研究室（今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拉西敖德斯尔先生，偶然看到《阿尔泰山一般魁梧的阿拜汗》文稿遗落在废纸堆中，随后辗转送到在京就职的尼·巴图孟和手中。收到失而复得的文稿，巴图孟和十分高兴，随后重新整理文本内容，将题目修改为《十五岁的阿尔泰山一般魁梧的阿拜汗》（文本以此标题曾发表在《朝鲁门》1983年第2期），文中特意对布里亚特词汇加注了名词解释。”^[4]《宝日勒岱莫日根汗》史诗由莫·尼玛老人1978年冬在北京期间口述，1979年初被整理成文本。^[5]两部史诗在1985年入选《英俊的巴塔尔》史诗集，同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莫·赛吉日玛在后记中回忆道：“尼·巴图孟和自幼酷爱讲述民间口承故事，经常听其父母讲述民间故事，也经常背诵部落老人们竞相传说的故事，转述给同伴听。”^[6]可见，莫·尼玛老人熟悉鄂温克族口承叙事传统，会背诵大量的史诗和传说故事。尼·巴图孟和的父母经常为他演唱叙事长诗。出于喜爱，尼·巴图孟和记录下父亲经常演唱的两部史诗。

上述后记记载了最早演唱鄂温克族史诗的艺人、收集记录者的生平及史诗演唱技能、兴趣，对如今的史诗文本及其传世的历史脉络及文化背景有比较清晰的交代。以往学界认为上述史诗为布里亚特史诗文本的依据有以下三点：一是两部史诗文本均由鄂温克族史诗演唱艺人用布里亚特方言演唱，记录者用蒙古文记录，从而错认其为布里亚特史诗。二是两部文本中蕴含大量的布里亚特口承史诗文化传统母题、修辞、叙事特征，从而被归为布里亚特史诗。三是作为集体记忆的口传史诗文化，在两族交流交往交融中逐渐形成共生共有的文化现象。

鄂温克人与布里亚特人长期毗邻而居，同处森林、渔猎、游牧文化交融的区域史诗文化空间。两者口承史诗传统言文互缘形成了长期并行发展的脉络，共生共有的同时也保留着自身传统文化要素特征。上述两部鄂温克族史诗书面文本与布里亚特口承史诗在情节与母题方面有高度的近似性特征。通过将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与布里亚特《江格

尔》史诗文本《身高八十尺、寿长八万岁时布海尔之子圣主江格尔传奇》（以下简称《江格尔传奇》）母题进行比较可发现两部史诗文本特征。

据了解，布里亚特《江格尔》史诗迄今共有3部文本传世，国内现有文本为《江格尔传奇》（1926），《孤苦的扎格尔博格多汗》（1941）《仁钦博格多江嘎日盖汗》（1964）收藏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科学院档案库，至今未译介。^[7]文本《江格尔传奇》于1926年6月3日由桑加加津·丹赞记录于俄罗斯克鲁伦河布里亚特地区，现藏于蒙古国公共图书馆手稿管藏库。^[8]这是布里亚特地区收集记录的第一篇《江格尔》史诗文本。1965年学者宾·仁钦由布里亚特基里尔文转录为拉丁字母汇集到《蒙古民间传说》（Folklore Mongol）一书，并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市。^[9]蒙古国国立大学学者钢陶克陶夫将上述书中拉丁文史诗文本转译为托忒蒙古文，由新疆大学图·贾木查汇编成《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2010年内蒙古大学达·塔亚将宾·仁钦所译拉丁文文稿翻译为回鹘式蒙古文，编入《蒙古文学汇编》。第三部布里亚特《江格尔》史诗《孤苦的扎格尔博格多汗》文本记录于1941年4月24日，由俄联邦布里亚特特色楞格省卡丽尼那地区的嘎日吉布·巴拉塔诺讲述，俄罗斯科学院学者A·N·斯特芬记录为书面文本。该异文由色楞格布里亚特蒙古语方言记录，形成了布里亚特基里尔文诗行，文本共30页832行。文本现收藏于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科学院档案库。《仁钦博格多江格尔盖汗》文本记录于1964年9月25日，由布里亚特吉丁德格都陶瑞地区的史诗艺人萨日塔古勒氏口述。史诗文本现收藏于俄联邦布里亚特科学院档案库。

二、《宝日勒岱莫日根》与《身高八十尺、寿长八万岁时布海尔之子圣主江格尔传奇》语言相异性特征比较

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蒙古文文本每段共4行诗，长短一致，诗行不仅押头韵还整齐划一地押尾韵，甚至大部分段落还压腰韵，完好地保留

表一 《宝日勒岱莫日根》与《身高八十尺、寿长八万岁时代布海尔之子圣主江格尔传奇》
相同场景描述中语言相异性特征比较表

《宝日勒岱莫日根》	《身高八十尺、寿长八万岁时代布海尔之子圣主江格尔传奇》
清风微拂的清晨，宝日勒岱在林间一箭射中小麻雀，箭无虚发获猎颇丰。不见五指的深夜，启程穿越密林，一箭射穿小麻雀，百发百中，猎物应声而倾	江格尔的家园在西克尔海边，崇奉释迦牟尼佛。江格尔的部落在布伊尔海边，笃信神圣的佛教
三丈高犄角，三十丈长身躯身躯如同大山，犄角恰似弯月	江格尔把拦路的公牛一刀砍断脖
乔装为衣衫不整的乞丐，看守畜圈的仆人，貂皮肚兜换成棕色毛巾，花斑马变成小矮马，利剑变成小刀，猎人遇难缩成了三寸婴儿模样	身穿黄毡长袍，骑匹蓬头垢体灰驹，箭囊大的鼻涕流满双肩的小男孩，“你这个小不点儿不够我塞牙缝”，脚抵着南山石，头枕着北山岩
挎着细长的木制雕翎箭，背着弯月般骨制绘鹊弓	挎上特大号的黄弓，这弓由九十只羚羊角拼成
宝日勒岱的母亲煮着奶茶扬着红黄色的奶茶，茶叶多得铜勺仿佛立着	见江格尔的大姐，右手握把闪亮金勺，扬着大锅中的红黄奶茶

了古老而标准的韵文体史诗文本特征，形成了独特的区域史诗语言风格。全文内容共6章2720行，因集聚符号化的狩猎生产实践、生存技能、神话情节、集体主义精神等特质，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表演，具有明显的韵律感和画面感。人物形象生动，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以下选取两族史诗文本中相同场景的描述语言进行比较（表一）。两族史诗文本之间细节处的差异性变异情况概括如下。

（一）自然环境与人物形象描述差异

林间自然环境与狩猎生活场景的描写在鄂温克族史诗文本的每一个程式中都很细致，这与在“西克尔、布伊尔草原湖泊”岸边笃信佛教的游牧部落社会文化背景的简单描写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宝日勒岱莫日根》中描写莽古斯三个灵魂之一的公牛形象为：“三丈高犄角，三十丈高身躯。”宝日勒岱自海底被救出后的形象：“缩成三寸婴儿模样。”类似夸张的修辞手法，形象生动。相对应的布里亚特《江格尔传奇》文本对公牛、莽古斯王汗形象均一笔带过，未见描述性语言。

（二）对话形式差异

布里亚特《江格尔》文本语言除了运用夸张、拟人修辞手法外，最突出的特征是文本从始至终都是对话形式，每一个程式均由人与佛祖、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对话来推进史诗叙事情节。例如，江格尔的

花斑鸟大姐夫来提亲时说道：“圣主江格尔可汗听禀，我来迎娶你的大姐，为我们两家永结同心，我在这里磕头求亲，我的部落生息于平坦的沃野，据此向西有着三十年行程的距离。”类似的一问一答形式的对话在904行文本中出现61次之多。

（三）禳灾仪式中对咒语的描写存在差异

咒语是鄂温克族萨满布道、禳灾仪式中祝祷环节常见的情节。《宝日勒岱莫日根》文本中描述人物形象禳灾念咒的场景可谓别具一格。莽古斯的同谋名为敖格泰莫日根的“巫师喇嘛”施计将宝日勒岱扔进深海之后，双手合十跪拜在地并念诵咒语：“漂流二十年，不要被任何物所阻碍，不要被这黑海的风浪，冲到对岸去，沿着海浪慢慢漂流，最终干成蛤蜊壳。”“漂流六十年，不要被任何东西阻碍，不要被这无情的风浪，冲到对岸，随着大浪淘沙，成为鱼虾之食。”史诗文本中不仅有上述巫师喇嘛敌对角色的禳灾念咒场景描述，同时也存在正面角色英雄的禳灾念咒布道的场景描述。例如，当宝日勒岱得知父母及妹妹被莽古斯掠去奴役时义愤填膺地布道并诅咒法师及哈日德罕汗：“我诅咒狡猾的法师，被野狼一口一口吃掉。我诅咒哈日德罕汗，妒忌使你灭亡。”类似念诵咒语禳灾布道的情节偶见于蒙古族史诗《格斯尔》文本中，布里亚特《江格尔传奇》三部文本中未见通过念诵咒语禳灾的情节设置。由此可知，鄂温克族书面史诗文本不仅受到布里亚特《江格尔》

的影响,还受到布里亚特《阿拜格斯尔》文本的影响。

三、《宝日勒岱莫日根》与《江格尔传奇》 母题比较

史诗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叙事体系之一,通过表述民族文化核心母题体现本民族文化特征。鄂温克族在自身民间叙事传统基础上借鉴布里亚特史诗文化而变得丰富。通过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与布里亚特史诗《江格尔传奇》母题比较可知两族史诗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史诗情节可概括为:年迈的夫妇喜得一双儿女,法师赐名宝日勒岱和乌仁其其格,宝日勒岱顷刻间成长为一名猎人。在牧马人的帮助下,宝日勒岱得到天命坐骑花斑马。猎人梦中预知飞禽走兽逃到金色山林栖息,故出征寻猎。哈日德罕汗趁猎人外出寻猎,将猎人的妹妹乌仁其其格掠去当了针线奴隶。骏马告知猎人山崖缝中有可供其使用和穿戴的马鞍、缰绳、弓箭、靴子、铠甲。猎人借助这些猎具和服饰获猎丰富,后踏上还乡路。此时,母亲梦中预知儿子正满载而归。同时法师传递可汗的命令,命猎人带最好的猎物及时觐见,否则将治违命之重罪。法师预知宝日勒岱的天命,巫师喇嘛挖深穴,施计将宝日勒岱推入深穴后用大象皮做的大皮袋子包住,扔进昏暗的海底,并布道诅咒其漂流二十年后变成蛤蜊壳。妹妹与骏马一同去救猎人,祈求南海十五颗头的黑莽古斯救英雄未果。于是妹妹请求天神的三位白鸟仙女营救哥哥,一位仙女变成蛤蜊,另两位仙女变成巨大的雄鹰把猎人救了上来。猎人食用马肉后复活,战胜了黑公驼,宝日勒岱先除掉法师,后再除掉失去三个灵魂的哈日德罕汗。骏马提醒宝日勒岱追回三位仙女,路遇停在参天紫檀树上的金翅鸟三幼子。得知金翅鸟的敌人是烧杀宇宙的吐火毒蛇,猎人用神奇的弓箭除掉了毒蛇。金翅鸟为报恩送魔法包裹,包裹的三个角上打了三个结,猎人每次遇险就解开一角。还乡后,金勺雉告知猎人,其妹妹已被十五颗头的莽古斯掠走。英雄前去救妹妹,路遇洪水、极寒、酷暑、无法逾越的高山,均以

包裹化险为夷。然后,猎人乔装成看守畜圈的仆人、衣衫褴褛的乞丐来到莽古斯的宫殿。猎人为回报三位白鸟仙女的救命之恩,促成三仙女与金翅鸟的三个儿子结成仙姻。麻雀传授巧计助猎人消灭了莽古斯的三个灵魂。莽古斯妻子腹中跳出一个有着铸铁巨拳的小男孩,宝日勒岱打败小男孩和莽古斯。猎人的妹妹乌仁其其格成为盛名仙女,尊享极乐与永生。猎人还乡欢宴祝捷,从此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

布里亚特史诗《江格尔传奇》基本情节可概括为:江格尔降生在西克尔海边,是释迦牟尼的近亲。年迈的父亲去世后,三位天仙姐姐分别远嫁他乡。佛经预示额尔乃·木尔乃汗的独女察嘎岱是白度母转世女神,而且是江格尔的天命伴侣。江格尔物色坐骑时未选瘦弱的花斑马,选了棕色枣骝马。征途中枣骝马不堪重负,去世前告知江格尔,花斑马才是其天命坐骑。江格尔遇到困难,祈求释迦牟尼保佑并送回花斑马。江格尔以左右肩法轮纹饰与大姐相认,大姐夫赠江格尔白宝瓶,三姐夫叶苏勒都尔莫日根与十五颗头莽古斯交战三年未果。三姐变成绿尾金百灵去援救,同时江格尔祈求上苍,祈祷冈古麦莫日根寻到花斑马,不久额尔凯莫日根送来十桶马奶酒和花斑马。江格尔与追随他的九位英雄结伴前往额尔乃·木尔乃汗的领地,路遇金翅鸟家族,见红檀树上停着神情各异的三只雏凤。江格尔将金翅鸟的敌人妖魔汗王打败,丢进深穴。到达额尔乃·木尔乃汗的领地,接受三次考验分别找回弓箭、金碗、金胸银臂马驹。打败莽古斯后,江格尔乔装成穿羊皮袍的小男孩,通过突袭战胜莽古斯,然后来到牧场除掉了莽古斯的妻子。此时,九位英雄伙伴施计陷害江格尔,使其掉进洞穴而殒命,金翅鸟夫妇差使乌鸦取来圣水,救活了死去的江格尔。莽古斯妻子腹中爬出铁铸般的举着巨拳的三个儿子。三个男孩变成鸟、野兽、鱼,江格尔变成金翅鸟与其交战,鸟变成大象,野兽变成鲟鱼,英雄路遇苍狼、毒蛇但最终除掉敌人。江格尔回到额尔乃·木尔乃汗的领地揭露九个英雄伙伴的罪行,并顺利迎娶白度母转世女神,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通过比较上述两族史诗的相同情节,可概括其核心母题如下:①英雄的诞生。②英雄的天命坐骑

表二 《鄂温克族史诗》与布里亚特《江格尔传奇》相同场景描述中语言相异性特征比较

《鄂温克族史诗》	布里亚特《江格尔传奇》
英雄宝日勒岱莫日根是位猎人	英雄江格尔是释迦牟尼近亲属，布海尔汗之子
宝日勒岱莫日根的故乡是林木葳蕤、河流密布、飞禽走兽繁衍生息的壮美山林	英雄江格尔的故乡是西克尔海边，宝木巴之境，西天极乐世界
宝日勒岱莫日根梦中预知飞禽走兽逃到金色山林栖息，故出征寻猎	江格尔遵照佛经指引到额尔乃·木尔乃汗的营地迎娶白度母转世女神察嘎岱
猎人宝日勒岱莫日根镇压莽古斯过程中依靠梦境预知未来并进行布道、禳灾和祈祷	江格尔镇压莽古斯过程中遇难反复祭拜崇信的是释迦牟尼佛
猎人宝日勒岱莫日根镇压的敌人是莽古斯	非凡的英雄江格尔镇压莽古斯
宝日勒岱莫日根回报三仙女的救命之情，促成三仙女与金翅鸟三子结成仙姻	九个英雄伙伴陷害江格尔，使其掉进洞穴金翅鸟夫妇取来三十三天神的圣水，救活了死去的江格尔
三仙女帮助同为仙女的乌仁其其格解救其哥哥，乌仁其其格最终成为盛名仙女，尊享极乐与永生	江格尔回到额尔乃·木尔乃汗的领地揭露九个英雄伙伴的罪行，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最初的形象瘦弱，后展现先知与神奇。③宝日勒岱莫日根及江格尔的右肩有黑痣或法轮纹饰，是血亲间相认的记号。④英雄中计掉入深穴或被抛入海底遭受磨难。⑤英雄食马肉或饮用取自仙境的泉水得以复活。⑥三白鸟仙女或三仙女姐姐都以英雄的助手形象出现。⑦英雄营救的妹妹或姐夫等亲人都是天神的代表。⑧英雄消灭莽古斯的三个灵魂。⑨英雄帮助生活在红檀树上的金翅鸟及其三幼子消灭敌人。⑩英雄到莽古斯宫殿后，将花斑马变成小马驹，将自己乔装成乞丐。⑪英雄镇压莽古斯铁拳儿子。

天人合一、崇尚英雄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先民共同的想象，这些核心母题流传至今成为两族史诗中最核心的思想。相互交流交融关系是两族交往历史在民间口承叙事文学中的投射，生动地叙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通过上述比较也可观察到两族史诗不同的核心母题（表二）。

上述不同特点说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两族群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相互学习，团结进步，不断创造和传承具有民族性和共通性的神话情节与史诗母题，成为彼此之间文化认同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上述比较可概括鄂温克族史诗在以下几方面有别于布里亚特史诗《江格尔传奇》。

首先，鄂温克族史诗形成基础是狩猎生产生活。例如，史诗英雄形象为猎人，英雄的故乡为飞禽走兽

栖息的山林。猎人寻猎后莽古斯寻衅掳掠等叙述情节充分说明史诗产生的社会生产背景。由此可以推断，鄂温克族森林狩猎史诗刚好是该民族由狩猎史诗过渡到英雄史诗的中间史诗类型。

其次，鄂温克族史诗深刻地反映出萨满信仰的特点。例如，猎人宝日勒岱莫日根镇压莽古斯过程中依靠梦境预知未来，信奉山水神灵，布道、禳灾、祈祷等祭祀仪式、民间习俗源于古老的萨满文化习俗。

再次，鄂温克族史诗中从天而降的三白鸟仙女救英雄于不见天日的海底。猎人为回报三仙女的救命之恩，促成三仙女与同为天神的金翅鸟三幼子结成仙姻。这一母题是鄂温克族史诗中出现的非常古老的神话母题。蒙古族史诗中英雄遭遇困境时仙女落入凡间帮助英雄摆脱困境，最后仙女与英雄喜结连理并继续助力英雄凯旋还乡。蒙古族英雄史诗中仙女与凡间英雄结合后，不再返回天国。这是鄂温克族史诗中神话动物婚母题有别于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地方。

乌仁其其格拥有用巴掌大的兽皮制作 20 件衣服的裁剪绝技。史诗中三白鸟仙女帮助同为仙女的乌仁其其格，成功营救出英雄的情节属于天神助力仙女，而非十五颗头的莽古斯助力仙女。神话动物互相帮助的母题为史诗结尾情节中妹妹成为尊享极乐与永生的盛名仙女做了铺垫。口述传统中仍保留着母权

社会关系的遗存。上述充满过渡时期特征的复杂社会形态艺术地保留在史诗这一民族文化历史记忆之中。

史诗作为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根植和创作于人民,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其思想性、艺术性、审美性始终与人民群众的生存需求和文化追求紧密关联。鄂温克族史诗正是通过这些鲜明而深刻的艺术形象表达着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史诗也因此得以在人民群众中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结 语

鄂温克族史诗是在接受布里亚特《江格尔》等

(责任编辑:李文)

英雄史诗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鄂温克族狩猎史诗。与布里亚特《江格尔》文本相比,鄂温克族史诗文本为经典化而形成的书面文本。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与布里亚特《江格尔传奇》相比在史诗叙事情节、母题方面具有共同特征,但其独特性也较鲜明。鄂温克族史诗《宝日勒岱莫日根》不仅蕴含古老的狩猎史诗文化要素,且具有猎人英雄镇压莽古斯的史诗情节。由此推断,鄂温克族史诗出现在由狩猎史诗过渡到英雄史诗的初期阶段,存续着古老的神话性情节与母题,这一突出特点有别于布里亚特史诗《江格尔传奇》。

注释:

[1]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人口较少民族口头文学抢救性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68)、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方文学与文明互鉴:东方史诗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01)的阶段性成果。

[2] 马秀娟编:《马名超民俗文化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3] 琶杰、尼·巴图孟和、达·布道海选编:《英俊的巴塔尔》,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82-284页。

[4] 琶杰、尼·巴图孟和、达·布道海选编:《英俊的巴塔尔》,第282-284页。

[5] 琶杰、尼·巴图孟和、达·布道海选编:《英俊的巴塔尔》,第282-284页。

[6] 琶杰、尼·巴图孟和、达·布道海选编:《英俊的巴塔尔》,第282-284页。

[7] У.Зардсүрэн Аянан алдарт аялганхонгор БНМАУ-аас сурвалжланбичсэн Жангарын туульс,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ы Академии Он хэвлэл,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77он. 204-324.

[8] Rintchen, *Asiatische Forschungeh Band 15 Folklore Mongol*,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5, pp.57-79.

[9] 贾木查主编,汪仲英等译:《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5页。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wenki Epic Boroldai Mergen* and the Buryatia's *the Legend of Jangar*

Bai Tuya

Abstract: The Ewenki and Buryat Mongol ethnic groups have historically inhabited the eastern shore of Lake Baikal before migrating to the Hulunbuir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China. Both of these ethnic groups have the tradition of epic narratives. Among the Ewenki people, hero stories and epic narratives have been orally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Due to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s and records, researchers previously held this long-standing belief that the Ewenki people did not have epics.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differing views, a conclusive conclusion about the existence of epics has not been reached.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and narrative elements of *the Ewenki epic Boroldai Mergen* and the Russian Buryat epic *the Legend of Jangar*, it has become evident the themes of the epics in these two ethnic groups shar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but their uniqueness is also quite distinct. *The Ewenki epic Boroldai Mergen* not only incorporates numerous hunting elements but also preserves multiple ancient mythological themes unique to the Ewenki culture.

Keywords: Ewenki Epic, Buryatia's *Jangar*, Text, Comparative Study